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边疆史地研究基地文库

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钟进文

丹珠昂奔◎著

互动的灵思

空间移动中的文化对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边疆

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钟进文



空间移动中的文化对白

互动的灵思



丹珠昂奔◎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互动的灵思：空间移动中的文化对白 / 丹珠昂奔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0
ISBN 978 - 7 - 5161 - 4975 - 1

I. ①互… II. ①丹… III. ①文学研究 - 人类学 - 中国
IV. ①I0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685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潘琼阁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 //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
插 页 2
字 数 451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简 介

《互动的灵思》边走边看，边看边想，边想边写，是一部路上的心灵对话录，是与自然、历史对话的过程，是与伟人对话的过程，是与石头、土块对话的过程，也是与现实对话的过程。由于知识的局限，由于观念的局限，由于我们视角的局限，同样的旅程有着不一样的联想，同样的观赏有着不一样的感想。

数十载的生命时间与不断开拓的地理空间编织进本文集，构筑出并置、重叠和混生的多维文化空间，呈现出作者互动的灵思和哲人的思考。作者思考着一个永恒的命题——何为人类？何为人类文化？这一文化对白录以其多元而魅力无穷的景观不断提醒我们，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无法替代的。文化又借助于各民族成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饮一啄而延续，附着在人类每一个成员身上。本文集视角独特，立意新颖，内容丰富，可谓一部优秀的文学人类学教程。

编者语

编辑丹珠昂奔先生的文稿，既是一次文化之旅，又是一次与作者的心灵对话。

这是作者边走边看，边看边想，边想边写而构筑的一个文化空间。在这个文化空间里，呈现出来的是作者互动的灵思，哲人的思考。如他本人所说“旅游的过程是与自然、历史对话的过程，是与伟人对话的过程，是与石头、土块对话的过程，也是与现实对话的过程。由于知识的局限，由于观念的局限，由于我们视角的局限，我们同样的旅程有着不一样的联想，同样的观赏有着不一样的感想”（《赴欧散记》）。

这部文集可以说是一部路上的心灵对话录，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认识。

一 与地域文化对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和国别文化身份。作者作为一名藏族同胞，拥有浓郁的藏文化传统，这是父母给予的，其中有与生俱来的，还有耳濡目染，无数次重复同一文化事项获得的。这是无法忘记，也无法摒弃的东西。同时，每个人都有地域文化身份，地域文化身份的形成，是一个地域的全体成员在参与共同的物质和精神生产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一致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感觉方式，或者说，形成的相对统一的文化表达方式。地域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范畴，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范畴，每个人都带有本区域历史所遗留的种种文化烙印。从某种角度说，地域性比民族性可能更具可识别性。

作者是安多藏族，华锐藏人的后代，当他走进其他藏区，由于地域的差异，民族文化又有了地域文化对话的意义。如“而我此时的心情更多地向往迪庆，向往那个让我神往的地方。我想尽快去那里考察。”“我很少接

触来自迪庆的藏人，也很少知道迪庆藏人的基本情况。”“从我的家乡安多地区到迪庆，确实隔着千山万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藏区？他跟我的家乡一样吗？我不时这样问。”（《朝天祭地——迪庆纪行》）“甘南舟曲的藏族在送殡的当天要吃顿午饭，饭后开会，在这个会上舅氏可以大耍威风，盘问家人，并呵斥他们，命令他们向死者磕头；而死者家人此时须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四川嘉绒藏区，舅氏行使权力的时间不在发丧之前，而在下葬之后，傍晚舅舅到来，丧家敲锣在寨外迎接。”

二 与汉文化对话

有不少汉族学者在学术研究或文学作品中，对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的关系进行过对比研究，形成了汉—藏文化的对话意义，但是很少有藏族学者积极主动地将藏族文化和汉族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作者无论在藏区旅行，还是在汉族地区考察，对二者的文化关系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讨和思考，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藏—汉对话意义。

“在汉族的史书里，我曾见到过跳火堆的记载，许久以来，我一直在考虑着：这跳火堆的习惯到底是汉族的还是藏族的？”（《跳火堆》）

“藏人有句俗话：‘孩子是父母的太阳’。可在我参加过的婚礼上却从没听到诸如‘早生贵子’之类祝词。在藏区，如果对新婚的人们说这样的话，会受到耻笑，……”（《初到人间》）

“而‘百岁坊’之狮…恍若白狮活脱，扑朔迷离，别样风采。荡我心者更在于这狮的颜色，藏乡多山，山多积雪，…这雪则与白色同义”（《谒青岩百岁坊》）

“在景福宫参观时，我看着那些神态飘逸的‘四趾龙’，却感到文化解释的困难。作为一名学者，我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中叶涉及了‘龙’的问题。藏族文化中也有隆，大概有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受何影响确难定性。早期的龙概念完全是藏人的……中期和晚期的龙受到汉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有3000年历史，而处于这两大文明中间的吐蕃文化的‘龙’问题上到底受到何者的影响？”（《初见汉城》）

三 与其他民族文化对话

在空间移动、文化审读中，作者对其他民族，尤其是一些国内外少数民族

族的文化事象格外关注，哪怕一个小小的词汇也逃不过他的眼睛。如此孜孜追寻，又筑起一道魅力无穷的藏族与其他民族对话的风景线。

“一个民族生存于一个特定的环境，这个环境便是他们的一切…比如一位佤族的朋友讲，佤族是以黑为美的，看一个人也是如此，假如一个人生得过于白嫩，就显得异于他人。实际上这也是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审美意识……比如在藏族中就有：‘娶一个不会干活的爱人，还不如养一头奶牛’的民歌。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价值，故而‘劳动’就是美，就是美德。这与现代的审美观念有所不同。”（《佤山》）。

“说话间，一位哈萨克朋友指着羚羊解说是说到了一个使我十分敏感的词——‘澡’，我马上停下与同事的谈话，问他‘你刚才叫羚羊什么？’这位哈萨克朋友说‘澡’。看来我没有听错。我说：‘这就奇了，你们知道吗，藏族羚羊也称澡，这哈萨克和藏族相隔万里，为什么对羚羊的叫法如此一致？版权是谁的？’”“比如酒称‘阿热’，在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中都一样，有些搞语言的专家说，这个词来之于阿拉伯。由这词我的思绪顿时飞向了另一个世界。”“现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合作’也是藏语羚羊一词的音译。这个词不能读成目前汉语的样子，而是要连在一起快读，大体也接近于‘澡’这个音。”（《羚羊！羚羊！》）

作者在比什开克参观时，深深感受到吉尔吉斯民族文化与藏文化的相似性。“像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一样，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中也有许多赞颂马、赞颂山、赞颂武器的诗句，就是有些咒誓的方式似乎也区别不大。……比如《玛纳斯》第二部《赛麦台依》中的一支誓言歌，与藏人的咒誓方式何其相似？可惜我们没有更多时间去了解在吉尔吉斯境内《玛纳斯》的情况了。”（《骆驼选中的城市》）

“十多天的访问结束了，当我登上去莫斯科的飞机，看着机翼下披雪的阿拉套雪山，心中充满了留恋之情：

或许，我的祖先们
守着雪域大地，没有机会
观看这披雪的阿拉套
披雪的阿拉套啊，
像家乡的雪山一样高入云霄”（《骆驼选中的城市》）

四 与人类文化对话

作者边走边写，边写边想，实际在思考一个永恒的命题——何为人类？何为人类文化？

我们都生活在一种文化环境当中，我们通过自己的认知和模仿行为所获得的，将我们塑造成某种特定人群中的特定一员的所有知识、能力和训练都是文化。各民族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借助于各民族成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饮一啄而延续，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反过来，没有人类也就没有文化。

文明有高低之分，有落后与进步之别，但是文化却只有不同，没有高与低，进步与落后之分。从这个角度而言，作者的文化对白录在不断提醒我们，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无法替代的。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不会变成你，你也不会变成我。

但是各民族创造的文化对于人类来说，又的确不是游离于我们之外、互不相关，彼此独立的，而是附着在我们人类每一个人身上，通过我们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而形成的一种共同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作者的这本书又告诉我们：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作者所言：“创造伟人，颂扬伟人，构建自己的伟人体系，弘扬其精神、文化，就是弘扬民族精神。因为伟人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代表和象征。既是人民的榜样，又是人民的信仰、力量和精神寄托。”“让自己民族的每一个个体都来认识自己的伟人，颂扬自己的伟人，维护自己的伟人，以自己有这样的伟人为荣，这或许是时代对民族文化最迫切的呼唤和要求。因为，一个民族假如没有自己的伟人，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显得十分苍白。”（《骆驼选中的城市》）

作者在《欧洲散记》中还这样写到“人类时刻关注着自己的未来，探索着自身的价值。这一切对常人可能是多余的呻吟，而对于文明的引导者（那些在更高层次上思考生命思考人类前景的人），便成为生命历程中必须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

在编辑过程中学习，我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人类学基础教程。

钟进文

2014年9月20日

目 录

一 乡土·生活

面灯	(3)
头酒	(6)
树悼	(11)
菩提树	(15)
豌豆的故事	(19)
跳火堆	(26)
悦登大叔	(31)
年茶	(35)
步赛	(41)
风马	(46)
佛光	(51)
初上兰州	(54)
背心书袋	(59)
满天星星	(64)
白虹——为母亲送行	(69)
父亲	(81)

二 藏地·阐释

西藏史话（早期）	(91)
怀念绿色	(99)
初到人间	(107)

漫漫送亲路	(116)
草原上的情歌	(122)
和酒香共命的歌	(134)
藏人行旅	(144)
信仰：一个民族与三个小故事	(152)
清代治藏三事	(156)
丰富的藏传佛教活佛文化	(160)
藏医造福雪域	(173)
雪狮已去，狮啸犹存	(177)
新西藏之路	(182)
精神家园中的生命小院	(187)
难忘的永远期待在回忆的路旁	(195)

三 异乡·理解

谒青岩百岁坊	(203)
合欢树	(205)
乌老所关注的	(207)
也说普洱	(211)
闲话“三道茶”	(216)
佘山	(219)
石屏	(230)
景与相：雁荡山	(244)
苏杭散记	(248)
河南纪行一	(254)
河南纪行二	(267)
看到了一个世界	(282)
七彩云南，多元世界	(288)
国盛修史，家兴修谱	(293)
羨君艺术至高明，摄影留题伴旅行	(297)
礼敬自然，尊重多样	(300)

四 他国·交流

韩国纪行之一——初见汉城	(305)
--------------------	-------

韩国纪行之二——城山日出峰	(309)
韩国纪行之三——再看韩国	(312)
羚羊！羚羊！	(318)
骆驼选中的城市	(323)
“白雪公主”和普希金	(335)
中亚跨境语言考察散记	(341)
三进红场	(353)
访越日记（上）	(358)
访越日记（下）	(365)
赴欧散记（一）	(371)
赴欧散记（二）	(377)
赴欧散记（三）	(385)
赴欧散记（四）	(392)
赴欧散记（五）	(400)

一

乡土·生活

面 灯

面灯，藏语叫坎扑尔。对它，我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情感使人常常梦见一盏灯，一盏照着我的心透亮的灯，它在我心里，并不亚于那被千万人赞美过的牡丹、玫瑰，是由于有光的原因吧。有时它甚至像一轮红日，恬静安详地挂在我的心里。

每年都有个年节，年节前一天晚饭前总要点面灯。幼年时总把点面灯当做一件好玩的事。当母亲把丰盛的饭菜端上桌子，当我们这些穿上节日新装的孩子们帮着母亲放好筷子，倒好茶水，爸爸便会说：“先不要急着吃，点面灯……”

在庄严的佛龕前，母亲早就扎好枣子树——在两个盛满水的瓶子里，各插了一枝桦树枝，上面挑了许多红枣，红枣的间隙间搭了些许轻纱似的羊毛，涂了黄润润的酥油，真惹人喜爱哩。尤其是这插在水里的桦枝，经过十天半月的浸泡，在原来的枝节处、梢儿上，露出了嫩绿的叶苞，叶苞慢慢地伸出一长喙，长喙又悄悄像花朵般绽开了，枝头的红枣有了这绿叶的陪衬，宛如真的果树一样！

在枣子树前是母亲早就捏好的面灯，分两排放着：左面是男的，右面是女的，一人一个。我常常对母亲说：“阿妈，把我的灯也放在你们这边吧，一面四个，一面两个，不对称，不好看！”母亲望望排成八字形的面灯说：“这可不行，放哪儿，这不是妈妈和你决定了的，这是规矩，‘规矩’，懂吗？”我不说什么，是规矩就得遵守啊。

接着，爸爸妈妈哥哥我和妹妹依次点了自己的面灯，坐到炕上，一面吃饭，一面看着面灯说话。

我小时候多病，三天两头，不是拉肚子，就是闹感冒。因此，母亲也对我付出了更多的心血，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大妹的死：大妹是在贫

病中离开人世的，母亲每每想起她来就不停地啼哭：“可怜的孩子，你生下来就没吃过一口好饭啊……你还不知道活人是什么味儿，就走了……”大妹的死，加重了母亲的精神负担，也使她更加忘我地抚养着她的孩子们，只要哪个孩子病了，她就会匆匆地去找医生，煎药，做好吃的，只要我们叫声疼，她就会流着泪，不停地安慰我们，仿佛孩子们马上要从她身边离去似的。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说话，倏地，母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面灯不动了。

面灯，六盏，像六个神奇的精灵，旺旺地燃着，那润润的琥珀色，像在久久地熨着我的心，那样舒悦，那样亲切。可是，当我再仔细一瞧：糟糕，我那盏着得并不旺，那向上蹿起的火头，又渐渐地缩了下来。

“瞧，大头（据说我小时候头很大，故而哥哥这样称呼），今年运气不好，又要拉稀……”二哥嬉笑着刚说到这里，大哥捅了捅他，二哥打住了话头，惊讶地望着母亲。母亲显得十分焦急地望着我那盏面灯，脸色也变得冷峻了。

就在这时，也就在这时，我那盏灯突地爆了一声，熄灭了。我傻愣愣地望着我那盏熄灭了的灯，老半天才转过脸来：“阿妈，我的灯，我的灯，灭了……”眼泪，不知自何而来，我哭着，心怦怦直跳，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母亲放下筷子，蔫蔫地低下了头，仿佛骤然憔悴了。她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胡乱抚摸着我的身子，无声地流着泪。

爸爸跳下炕去，重新点起了我那盏面灯，笑着说：“没什么，没什么，这不是，着得好好的，穷人的儿子天照顾，佛爷保佑着我们哩，快，吃饭吃饭，过年就要高兴，哭哭啼啼，绷嘴拉脸，过什么年……”

我那盏重新燃起来的灯，的确着得旺。过了片刻，母亲笑着对我们说：“快，快吃，饭都凉了。”我们见母亲笑了，心情顿然松弛，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其实，母亲的笑是给孩子们看的，她内心的沉重和那无尽的担忧，只有她自己才清楚。从初一起，她便紧紧地管着我，不让我出去玩，即便是让出去玩，也一再叮咛，注意这个，注意那个，还让两个哥哥“保驾”。有点什么好吃的，首先给我，连比我小三四岁的妹妹也排到后边去了。就这样，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我在母亲精心的管理下，一步一步走过来了，不但没拉肚子，感冒也明显少了。说也有点怪哩，象征着一年中一个人运气、生命的面灯，是一种迷信吧，而无数的现实事件却硬要为它说好话。

到了年底，有点如释重负的母亲，对我的管理逐渐松了，也开始忙碌极为辛苦的过节的衣服饭菜，柴柴草草。我溜出了家，和我的小伙伴们玩了一整天，在邻居家吃了一颗抻成鸡蛋大圆球的陈酸奶。好讨厌的酸奶呀，到了夜里，母亲还在灯下给我做新衣服，我开始嚷嚷肚子疼，没过多久，上吐下泻，折腾了一夜。爸爸星夜找医生。

第二天早晨，当爸爸把医生请到家时，我已经软塌塌地散在炕上，站也站不起来。多少夜没睡安适觉的母亲，眼里布满了血丝，她哭着，由于面灯的“兆示”吧，她以为我是必死无疑的了。

不知母亲和一家人为我辛苦了多少天，当我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感到身上稍稍有点劲儿时，又到点面灯的时候了。医生说：“好啦，你们放放心心过年吧，这孩子没事啦！”爸爸和母亲凄凄地笑着，接着，千恩万谢地送他走了。

母亲瘦了，眼睛也深陷了下去。

“熬多少夜了，你睡睡吧。”爸爸对母亲说。

“马上要点面灯，还是别睡吧。”母亲说着挽挽袖口，又要忙去了。爸爸、两位哥哥拦住了她：“有什么事我们来做，你还是休息休息吧。”

母亲犹豫一下，笑了：“好，好，我打个盹儿，你们喊我，一会儿点面灯——”

母亲太劳累了，她睡得多实呀，一动不动。到点面灯的时候了，妹妹嚷着要叫醒妈妈，爸爸没让。第二天清晨，爸爸领我们兄妹燃起了冲天的桑烟，当那吉祥的螺号声从远远近近不时传来时，母亲还没醒。

吃早饭了，按规矩，在吃饭前子女们要首先给双亲磕头拜年，爸爸还没让我们叫醒母亲。我们兄妹四个，先给爸爸磕了头，然后再给熟睡的母亲磕头。就在这时，妹妹不小心弄响了凳子。母亲醒了，信口就问：“你们干什么呢？面灯点了吗？”

爸爸呵呵笑着：“点了！点了。”

“小三儿的着得怎么样？”她急迫地问。

“着得好，他兄妹四个的面灯都着得好！”

母亲高兴地笑了：“好哇，你们点面灯也不叫我，这都过年啦，还让我睡着……”

其实，这一年我家没点面灯。这以后的许多年，也没点。然而，在我心中却有了一盏永远闪亮的灯。

头 酒

每年过年前的一段时间总是忙碌的，那些忙碌中有一样就是酿酒——母亲将那些青稞煮了，大概有上百斤吧，洒上酒酵，有时候放在缸里。有一年，就放在我们的火炕上，底下垫了一些防湿的东西，在上面盖了旧棉被等厚厚一层东西。炕是热的，不几天，一股香香的味儿就直往鼻子里窜。

金黄色的青稞经一煮一发酵，那粒儿比原来大了一倍，很多都憋开了肚子。那时候我们还小，啥都感到新鲜，有时忍不住抓一把拌了酒酵的青稞放在嘴里咀嚼，很快就吐了出来：呸！啥味道，又辣又呛！炕是烧着的，不几天，整个屋子甚至院子里都是那种酒糟的味儿。

“啥时酿酒啊？”我们有时候问母亲。母亲说快了，到了七天以后才成。这大概是酿酒的基本做法：拌了酒酵的青稞不能放得时间太长，也不能不到火候。母亲过一天就要尝尝。终于，有一天母亲说：“你们去背冰吧！”

我和二哥兴高采烈地去背冰了！我们跑着、跳着、唱着：“桑阿央拉毛噢——拉央来——”

我们喝着山泉水长大，那眼泉离家有一段距离。北方的天气是寒冷的，每年如此，到了过年那会儿，泉眼里流出的水结了冰，冰随着水流延伸得很远很远。顺着蜿蜒的山沟有一溜古树，又高又大，有些两人才能合抱，粗糙的黑褐色的树皮足有两寸厚。有时候我们就到那里去溜冰。

我们每年都要到这里来背冰，每家每户几乎都一样。做什么？两个用途：一是酿酒，每当年节，尤其是那些有喜事的人家（或者娶媳妇，或者给老人祝寿等）大多要酿一些酒来招待客人；另一个就是献冰——这不知是何时有的风俗，我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见到过（当然，我也没有在别的藏区过过年）——年三十那天，在屋檐上、墙头上等要放上冰，初一早上倘若你经过此地，用不着介绍，一看屋檐上放了冰的肯定是藏族人家。